

舊唐書

冊
四

卷之三

三

舊唐書卷六十二

五代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十二

李

綱

少植子安仁

鄭善果

從兄元璿

楊恭仁

子思訓恭仁從孫執柔

思訓孫睿交恭仁少弟師道

皇甫無逸

李大亮

族孫迥秀

李綱字文紀觀州蔭人也祖元則後魏清河太守父制周車騎大將軍綱少慷慨有志節每以忠義自許初名瑗字子玉讀後漢書張綱傳慕而改之周齊王憲引爲參軍宣帝將害憲召僚屬證成其罪綱誓之以死終無撓辭及憲遇害露車載屍而出故吏皆散唯綱撫棺號慟躬自埋瘞哭拜而去隋開皇末爲太子洗馬皇太子勇嘗以歲首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綱白勇曰令則身任公卿職當調護乃於宴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不測豈不累於殿下臣請遽正其罪勇曰我欲爲樂耳君勿

多事網趨而出及勇廢黜文帝召東宮官屬切讓之無敢對者綱對曰今日之事乃陛下之過非太子罪也勇器非上品性是常人若得賢明之士輔導之足堪繼嗣皇業方今多士盈朝當擇賢者居其任奈何以絃歌鷹犬之才侍側至令致此乃陛下訓導不足豈太子之罪耶辭氣凜然左右皆爲之失色文帝曰令汝在彼豈非擇人綱曰臣在東宮非得言者帝奇其對擢拜尙書右丞時左僕射楊素蘇威當朝用事綱每固執所見不與之同由是二人深惡之會遣大將軍劉方誅討林邑楊素言於文帝曰林邑多珍寶自非正人不可委因言綱可任文帝以爲行軍司馬劉方承素之意屈辱綱幾至於死及軍還久不得調後拜齊王府司馬未幾蘇威復令綱詣南海應接林邑久而不召綱後自來奏事威復言綱擅離所職以之屬吏綱見善卜者令筮之遇鼎因謂綱曰公易姓之後方可得志而爲卿輔宜早退不然有折足之敗也尋會赦免屏居于鄠大業末賊帥何潘仁以綱爲長史義師至京城綱來謁見高祖大悅授丞相府司錄封新昌縣公專掌選高祖踐祚拜禮部尙書兼太子詹事典選如故先是巢

王元吉授并州總管於是縱其左右攘奪百姓宇文歆頻諫不納乃上表曰王在州之日多出微行常共竇誕遊獵蹂踐穀稼放縱親昵公行攘奪境內獸畜取之殆盡當衢而射觀人避箭以爲笑樂分遣左右戲爲攻戰至相擊刺痕傷致死夜開府門宣淫他室百姓怨毒各懷憤嘆以此守城安能自保元吉竟坐免又諷父老詣闕請之尋令復職時劉武周率五千騎至黃蛇嶺元吉遣車騎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先嘗之達以步卒少固請不行元吉強遣之至則盡沒于賊達憤怒因引武周攻陷榆次進逼并州元吉大懼給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強兵出戰因夜出兵攜其妻孥奔軍奔還京師并州遂陷高祖怒甚謂綱曰元吉幼小未習時事故遣竇誕宇文歆輔之強兵數萬食支十年起義興運之資一朝而弃宇文歆首畫此計我當斬之綱曰賴歆令陛下不失愛子臣以爲有功高祖問其故綱對曰罪由竇誕不能規諷致令軍人怨憤又齊王年少肆行驕逸放縱左右侵漁百姓誕曾無諫止乃隨順掩藏以成其釁此誕之罪宇文歆論情則疎向彼又淺王之過失悉以聞奏且父子之際人

所難言歆言之豈非忠懇今欲誅罪不錄其心臣愚竊以爲過翌日高祖召綱入升御坐謂曰今我有公遂使刑罰不濫元吉自惡結怨於人歆旣曾以表聞誕亦焉能制禁時高祖拜舞人安叱奴爲散騎常侍綱上疏諫曰謹案周禮均工樂胥不得預於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身終子繼不易其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服露體而擊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衣雖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授安馬駒爲開府旣招物議大斁彝倫有國有家者以爲殷鑒方今新定天下開太平之基起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廟顧非創業垂統貽厥子孫之道也高祖不納尋令參詳律令綱在東宮隱太子建成初甚禮遇建成常往溫湯綱時以疾不從有進生魚於建成者將召饗人作鱠時唐儉趙元楷在座各自贊能爲鱠建成從之旣而謂曰飛刀鱠鯉調和鼎食公實有之至於審諭弼諧固屬於李綱矣於是遣使送絹二百匹以遺之建成後漸狎無行之徒有猜忌之謀不可諫止又思筮者之言頻乞骸骨高祖謾罵之曰卿爲潘仁長史何乃羞

爲朕尙書且建成在東宮遣卿輔導何爲屢致辭乎綱頓首陳謝曰潘仁賊也誠在殺害每諫便止所活極多爲其長史故得無愧陛下功成業泰頗自矜伐臣以凡劣才乖元凱所言如水投石安敢久爲尙書兼以愚臣事太子所懷鄙見復不探納旣無補益所以請退高祖謝曰知公直士勉強我兒於是擢拜太子少保尙書詹事並如故綱又上書諫太子曰綱耄矣日過時流墳樹已拱幸未就土許傳聖躬無以酬恩請効愚直伏願殿下詳之竊見飲酒過多誠非養生之術且凡爲人子者務於孝友以慰君父之心不宜聽受邪言妄生猜忌建成覽書不懌而所爲如故綱以數言事忤太子旨道旣不行鬱鬱不得志武德二年以老表辭職優詔解尙書仍爲太子少保高祖以綱隋代名臣甚加優禮每手勅未嘗稱名其見重如此貞觀四年拜太子少師時綱有脚疾不堪踐履太宗特賜步輿令綱乘至閣下數引入禁中問以政道又令輦入東宮皇太子引上殿親拜之綱於是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視膳之方理順辭直聽者忘倦太子每親政事太宗必令綱及左僕射房玄齡侍中王珪侍坐太子嘗商略古

來君臣名教竭忠盡節之事綱凜然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以爲難綱以爲易每吐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及遇疾太宗遣尙書左僕射房玄齡詣宅存問賜絹二百匹五年卒年八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貞太子爲之立碑初周齊王憲女嬭居子立綱自以齊王故吏瞻恤甚厚及綱卒其女被髮號哭如喪所生焉子少植隋武陽郡同功書佐先綱卒少植子安仁永徽中爲太子左庶子屬太子被廢歸于陳邸宮寮皆逃散無敢辭送者安仁獨涕泣拜辭而去朝野義之後卒於恆州刺史

鄭善果鄭州滎澤人也祖孝穆西魏少司空岐州刺史父誠周大將軍開封縣公大象初討尉遲迥力戰遇害善果年九歲以父死王事詔令襲其官爵家人以其嬰孺弗之告也受冊悲慟擗踊不能勝觀者莫不爲之流涕隋開皇初改封武德郡公拜沂州刺史大業中累轉魯郡太守善果篤慎事親至孝母崔氏賢明曉於政道每善果理務崔氏嘗於閤內聽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若處事不允母則不與之言善果伏於牀前終日不敢食崔氏謂之曰吾非怒汝

反愧汝家耳汝先君在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繼父之心自童子承襲茅土今位至方伯豈汝身能致之耶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內則墜爾家風或亡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寡婦也有慈無威使汝不知教訓以負清忠之業吾死之日亦何面以事汝先君乎善果由此遂勵己爲清吏所在有政績百姓懷之及朝京師煬帝以其居官儉約莅政嚴明與武威太守樊子蓋考爲天下第一各賞物千段黃金百兩再遷大理卿後突厥圍煬帝於鴈門以守禦功拜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宇文化及弑逆署爲民部尚書隨化及至遼城淮安王神通圍化及善果爲化及守禦督戰爲流矢所中及神通退還竇建德進軍剋之建德將王琮獲善果誚之曰公隋室大臣也自尊夫人亡後而清稱益衰又忠臣子奈何爲弑君之賊殉命苦戰而傷痍若此善果深愧赧欲自殺僞中書令宋正本馳往救止之建德又不爲之禮乃奔相州淮安王神通送于京師高祖遇之甚厚拜太子左庶子檢校內史侍郎封滎陽郡公善果在東宮數進忠言多所匡諫未幾檢校大理卿兼民部尚書

正身奉法甚有善績制與裴寂等十人每奏事及侍立並令升殿與從兄元璿在其數時以爲榮尋坐事免及山東平持節爲招撫大使坐選舉不平除名後歷禮部刑部二尚書貞觀元年出爲岐州刺史復以公事免三年起爲江州刺史卒元璿隋岐州刺史沛國公譚子也少以父功拜儀同大將軍襲爵沛國公累轉右武候將軍改封莘國公大業中出爲文城郡守義師至河東元璿以郡來降徵拜太常卿及定京城以本官兼參旗將軍元璿少在戎旅尤明軍法高祖常令巡諸軍教其兵事突厥始畢可汗弟乙力設代其兄爲叱羅可汗又劉武周將宋金剛與叱羅共爲犄角來寇汾晉詔元璿入蕃諭以禍福叱羅竟不納乃欲總其部落入寇太原以爲武周聲援未幾叱羅遇疾瘞之弗愈其下疑元璿令人毒之乃囚執元璿不得歸叱羅竟死頡利嗣立留元璿每隨其牙帳經數年頡利後聞高祖遺其財物又許結婚始放元璿來還高祖勞之曰卿在虜庭累載拘繫蘇武弗之過也拜鴻臚卿尋而突厥又寇并州時元璿在母喪高祖令墨絰充使招慰突厥從介休至晉州數百里間精騎數十萬填映山谷

及見元璿責中國違背之事元璿隨機應對竟無所屈因數突厥背誕之罪突厥大慚不能報元璿又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旣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資財皆入將士在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早收兵馬遣使和好國家必有重賚幣帛皆入可汗免爲劬勞坐受利益大唐初有天下卽與可汗結爲兄弟行人往來音問不絕今乃捨善取惡違多就少何也頡利納其言卽引還太宗致書慰之曰知公已共可汗結和遂使邊亭息警燿火不然和戎之功豈唯魏絳金石之錫固當非遠元璿自義寧已來五入蕃充使幾至於死者數矣貞觀三年又使入突厥還奏曰突厥興亡唯以羊馬爲準今六畜疾羸人皆菜色又其牙內炊飯化而爲血徵祥如此不出三年必當覆滅太宗然之無幾突厥果敗元璿後累轉左武侯大將軍坐事免尋起爲宜州刺史復封沛國公元璿有幹略所在頗著聲譽然其父譯事繼母失溫清之禮隋文帝曾贈以孝經至元璿事親又不以孝聞清論鄙之二十年卒贈幽州刺史諡曰簡弟孫杲知名則天時爲天官侍郎

楊恭仁本名綸弘農華陰人隋司空觀王雄之長子也隋仁壽中累除甘州刺史恭仁務舉大綱不爲苛察戎夏安之文帝謂雄曰恭仁在州甚有善政非唯朕舉得人亦是卿義方所致也大業初轉吏部侍郎楊玄感作亂煬帝制恭仁率兵經略與玄感戰于破陵大敗之玄感兄弟挺身遁走恭仁與屈突通等追討獲之軍旋煬帝召入內殿謂曰我聞破陵之陣唯卿力戰功最難比雖知卿奉法清慎都不知勇決如此也納言蘇威曰仁者必有勇固非虛也時蘇威及左衛大將軍宇文述御史大夫裴蘊黃門侍郎裴矩等皆受詔參掌選事多納賄賂士流嗟怨恭仁獨雅正自守不爲蘊等所容由是出爲河南道大使討捕盜賊時天下大亂行至譙郡爲朱粲所敗奔還江都宇文文化及弒逆署吏部尙書隨至河北爲化及守魏縣時元寶藏據有魏郡會行人魏徵說下寶藏執恭仁送于京師高祖甚禮遇之拜黃門侍郎封觀國公尋爲涼州總管恭仁素習邊事深悉羌胡情僞推心馭下人吏悅服自葱嶺已東並入朝貢未幾遙授納言總管如故俄而突厥頡利可汗率衆數萬奄至州境恭仁隨方備禦多設疑

兵頡利懼而退走屬瓜州刺史賀拔威擁兵作亂朝廷憚遠未遑征討恭仁乃募驍勇倍道兼進賊不虞兵至之速剋其二城恭仁悉放俘虜賊衆感其寬惠遂相率執威而降久之徵拜吏部尙書遷左衛大將軍鼓旗將軍貞觀初拜雍州牧加左光祿大夫行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五年遷洛州都督太宗曰洛陽要重古難其人朕之子弟多矣恐非所任特以委公也恭仁性虛澹必以禮度自居謙恭下士未嘗忤物時人方之石慶恭仁弟師道尙桂陽公主從姪女爲巢刺王妃弟子思訓尙安平公主連姻帝室益見崇重後以老病乞骸骨聽以特進歸第十三年卒冊贈開府儀同三司潭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孝子思訓襲爵顯慶中歷右屯衛將軍時右衛大將軍慕容寶節有愛妾置于別宅嘗邀思訓就之宴樂思訓深責寶節與其妻隔絕妾等怒密以毒藥置酒思訓飲盡便死寶節坐是配流嶺表思訓妻又詣闕稱寃制遣使就斬之仍改賊盜律以毒藥殺人之科更從重法思訓孫睿交本名璲少襲爵觀國公尙中宗女長寧公主預誅張易之有功賜實封五百戶神龍中爲祕書監後被貶卒於絳州別駕

恭仁弟續頗有辭學貞觀中爲鄆州刺史續孫執柔則天時爲地官尙書則天以外氏近屬甚優寵之時武承嗣攸寧相次知政事則天嘗曰我今當宗及外家常一人爲宰相由是執柔同中書門下三品尋卒執柔子湑開元中官至吏部侍郎同州刺史執柔弟執一神龍初以誅張易之功封河東郡公累至右金吾衛大將軍恭仁少弟師道隋末自洛陽歸國授上儀同爲備身左右尋尙桂陽公主超拜吏部侍郎累轉太常卿封安德郡公貞觀七年代魏徵爲侍中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洩內事親友或問禁中之言乃更對以他語嘗曰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溫室之樹每飲其餘風所庶幾也師道退朝後必引當時英俊宴集園池而文會之盛當時莫比雅善篇什又工草隸酣賞之際援筆直書有如宿構太宗每見師道所製必吟諷嗟賞之十三年轉中書令太子承乾逆謀事洩與長孫無忌房玄齡同按其獄師道妻前夫之子趙節與承乾通謀師道微諷太宗冀活之由是獲譴罷知機密轉吏部尙書師道貴家子四海人物未能委練所署用多非其才而深抑貴勢及其親黨以避嫌疑時論譏之太宗嘗

從容謂侍臣曰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懦未甚更事緩急不可得力未幾從征高麗攝中書令及軍還有毀之者稍貶爲工部尚書尋轉太常卿二十一年卒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賜東園祕器并爲立碑子豫之尚巢刺王女壽春縣主居母喪與永嘉公主淫亂爲主壻竇奉節所擒具五刑而殺之師道兄子思玄高宗時爲吏部侍郎國子祭酒玄弟思敬禮部尚書師道從兄子崇敬太子詹事始恭仁父雄在隋以同姓寵貴自武德之後恭仁兄弟各位尤盛則天時又以外戚崇寵一家之內駙馬三人王妃五人贈皇后一人三品已上官二十餘人遂爲盛族

皇甫無逸字仁儉安定烏氏人父誕隋并州總管府司馬其先安定著姓徙居京兆萬年仁壽末漢王諒於并州起兵反誕抗節不從爲諒所殺無逸時在長安聞諒反卽同居喪之禮人問其故泣而對曰大人平生徇節義旣屬亂常必無苟免尋而凶問果至在喪柴毀過禮事母以孝聞煬帝以誕死節贈柱國弘義郡公令無逸襲爵時五等皆廢以其時忠義之後特封平輿侯拜涓陽太守

甚有能名差品爲天下第一再轉右武衛將軍甚見親委帝幸江都以無逸留守洛陽及江都之變與段達元文都尊立越王侗爲帝王世充作難無逸棄老母妻子斬關而走追騎且至無逸曰吾死而後已終不能同爾爲逆因解所服金帶投之於地曰以此贈卿無爲相迫追騎競下馬取帶自相爭奪由是得免高祖以隋代舊臣甚尊禮之拜刑部尙書封滑國公歷陝東道行臺民部尙書明年遷御史大夫時益部新開刑政未洽長吏橫恣贓污狼藉令無逸持節巡撫之承制除授無逸宣揚朝化法令嚴肅蜀中甚賴之有皇甫希仁者見無逸專制方面徼倖上變云臣父在洛陽無逸爲母之故陰遣臣與王世充相知高祖審其詐數之曰無逸偏於世充棄母歸朕今之委任異於衆人其在益州極爲清正此蓋羣小不耐欲誣之也此乃離間我君臣惑亂我視聽於是斬希仁於順天門遣給事中李公昌馳往慰諭之俄而又告無逸陰與蕭銑交通者無逸時與益州行臺僕射竇璡不協於是上表自理又言璡罪狀高祖覽之曰無逸當官執法無所迴避必是邪佞之徒惡直醜正共相構扇也因令劉世龍溫

彥博將按其事卒無驗而止所告者坐斬竇璡亦以罪黜無逸既返命高祖勞之曰公立身行己朕之所悉比多譖訴者但爲正直致邪佞所憎耳尋拜民部尚書累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閉門自守不通賓客左右不得出門凡所貨易皆往他州每按部樵採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爲炷其廉介如此然過於審慎所上表奏懼有誤失必讀之數十遍仍令官屬再三披省使者就路又追而更審每遣一使輒連日不得上道議者以此少之母在長安疾篤太宗令驛召之無逸性至孝承問惶懼不能飲食因道病卒贈禮部尚書太常考行諡曰孝禮部尚書王珪駁之曰無逸入蜀之初自當扶持老母與之同去申其色養而乃留在京師子道未足何得爲孝竟諡爲良孫忠開元中爲衛尉卿

李大亮雍州涇陽人後魏度支尚書琰之曾孫也其先本居隴西狄道代爲著姓祖綱後魏南岐州刺史父充節隋朔州總管武陽公大亮少有文武才幹隋末署韓國公龐玉行軍兵曹在東都與李密戰敗同輩百餘人皆就死賊帥張